

故事新編

魯迅著



文 學 叢 刊

新 事 編

魯 迅

前 進 出 版 社

序 言

這一本很小的集子，從開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長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三年的冬天寫成的。那時的意思，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危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這時我們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聲言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說罷，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鄙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滿「庸俗」，

「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爲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認爲「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多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稿，倒還請怎樣的手腕；況且「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爲佳作。倘使讀者知道了「冒險家的話，一定自誤，而我也成了誤人，於是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我的集子裏，只剩下「庸俗」存跡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京尚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俱剛寫了「奔月」和「鐃劍」——發表的那時期爲「眉間尺」——，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作一段速寫，却一向不加整理。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還寫居多，不足稱爲「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柢，有時雖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真死，却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

目 錄

補天	一
奔月	一二
理水	二五
采薇	四三
鑄劍	六四
出關	八六
非攻	九八
起死	一二

補天

女媧忽然醒來了。

伊似乎是从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溫暖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裏。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飄着許多條白色的浮雲，星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睜眼。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

地上都嫩綠了，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桃紅和青白色的鬥大的雛花在眼前還分明，到遠處可就成為斑斕的顏色了。

「唉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想着，猛然間站立起來了，繫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為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

在的處所。

伊在這片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直到身中央纔變成一縷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裏裏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覺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成圓，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

「阿，阿！」伊居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跟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呼吸吹噓着，汗濕和着……

「Not bad」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

「阿，阿！」伊又吃了驚，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於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煙雲。伊纔定了神，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

「Ahem, Ahem」有些東西向伊說。

「阿阿，可愛的寶貝。」伊看定他們，伸出帶着泥土的食指去撥他肥白的臉。

「Dad, Ahem」他們笑了。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脣來。

伊一面撫弄他們，一面還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說得多了，伊漸漸的管不得，只覺得耳旁邊滿是嘈雜的響，嚷得頗有些頭昏。

伊在長久的歡喜中，早已帶着疲乏了。幾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況又頭昏，兩眼便蒙眬起來，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自己覺得無所謂了，而且不耐煩。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不自覺的只是做。

終於，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來，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剛開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揮，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伊接着一擺手，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同時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只是大半點頭顫，犖頭鼠目的約有些討厭。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單是有趣而且煩躁，夾着惡作劇的將手只是掄，愈掄愈飛快了，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泥龜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

伊近於失神了，更其掄，但是不獨腰腿痛，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去，將頭靠着高山，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喘息一回之後，歛一口氣，兩眼就合上了。紫

藤從伊的手裏落了下來，也困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二

轟!!!

在這天崩地塌價的聲音中，女媧猛然醒來，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了腳想踏住，然而什麼也踏不到，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峯，這才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

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滾過去了，略一回頭，便滾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伊趕緊低了頭，又只見臨而不佳的動搖。幸而圓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伊向後一移，坐穩了身子，這才擲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細看是怎樣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瀑布般的流水；大概是海裏罷，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終於大平靜了，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殘骸的骨。伊正同海上看，只見幾座山奔流過來，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將他們揪住，望那山坳裏，還伏着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

伊將手一縮，拉這山來仔細的看，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方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夾雜些零碎的松柏葉和魚肉。牠們也慢慢的陸續擡起頭來了，女媧圓睜了眼睛，好容易

才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免贖所做的小東西，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有幾個還在險的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雖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楊葉。

「阿，阿！」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着一支毛刺蟲。

「上真救命……」一個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頭，一面嘔吐，一面斷斷續續的說，「救命……巨等……是學仙的。誰料壞劫到來，天地分崩了。……現在幸而……遇到上真……請救蟻命，……並賜仙……仙……」他於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

伊都茫然，只得又說，「什麼？」

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一樣的是一面嘔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伊被他們鬧得心煩，隨後悔這一拉，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禍。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便看見有一段巨艦正在海面上游玩，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將那些山都捆在他們的脊梁上，囑咐道，「給我跑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巨艦們似乎點一點頭，或羣結隊的耽擱了。可長先前拉得過於猛，以致從山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此時趕不上，又不會覓水，便伏在海面自己打嘴巴。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然而也不管，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

伊喘一口氣，心地較為輕鬆了，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流水已經退得不少，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石縫裏又嵌着許多東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還在動。伊瞥見有一個

正在白着眼睛瞪看伊；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臉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順便的問。

「嗚呼，天降喪。」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顛壞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討，戰于郊，天不祐德，我師反走，……」

「什麼？」伊向來沒有聽過這類話，非常詫異了。

「我師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后亦殂落。嗚呼，是實惟……。」

够了够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轉過臉去了，却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到此時才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變花樣不同的臉，所以也想問出別樣的可懂的答語來。

「人心不古，康回實有豕心，竊天位，我后躬行天討，戰于郊，天實祐德，我師攻戰無敵，殛康回於不周之山。」

「什麼？」伊大約仍然沒有懂。

「人心不古，……」

「够了够了，又是這一套！」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火氣背轉頭，另外去尋覓，好

容易才看見一個小鐵片的東西，身子精光，帶着傷痕還在流血，只是腰間却圍着一塊破布片。他正從別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塊破布來，慌忙繫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鐵片的那隻是一類，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便問道：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怎麼一回事呵。」他略一蹙眉，說。

「那剛纔開出來的是？」

「那剛纔開出來的麼？」

「是打仗罷？」伊沒有法，只好自己來猜測了。

「打仗罷？」然而他也問。

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天上一條大裂紋，非常深，也非常闊。伊站起來，用指甲去一彈，一點不清脆，聽到破碗的聲音相聲無幾了。伊皺着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一會，便擲去頭髮裏的水，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找廢柴；伊已經打定了「修補起來再說」的主意了。

伊從此日日夜夜堆廢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因為情形不比先前，——仰而是歪斜開裂的天，低頭是露露破爛的地，裏邊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蘆柴堆裏，伊纔去尋青石頭。當初本想用那天一色的純青石的，然而地上沒有這麼多。大山又捨不得用，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看見的又冷笑，痛罵，或者搶回去，甚至於還咬伊的手。伊於是只好攪些白石，再不夠，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後來總算將坑填滿了裂口。正要一點火，一焙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聾，支撐不住了。

「唉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坐在一座山頂上，兩手捧着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那時崑崙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還沒有熄，西邊的天際都通紅。伊向西一躍，決計從那里拿過一株帶火的大樹來點蘆柴積，正要伸手，又覺得腳趾上有什麼東西刺着了。

伊順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東西，然而更異樣了，黑黑漆漆的用什麼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腰圍又格外掛上十幾層布，頭上也罩着些不知什麼。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手裏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腳趾的便是這東西。

頂上那長方板的周圍站着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見伊一頓睛，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伊接過來看時，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比櫟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伊確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

「這是什麼？」伊還不免於好奇，又忍不住要問了。

頂長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誦如流的說道，「一棵涅槃侯，交德慶禮教度，禽獸行。國有常

刑，誰禁！」

女媽對那小方板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開得太慢了，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拔談，照例是說不還的，於是不再開口，隨手將竹片擱在牆頭頂上面的方板上，回手便從火柱林裏抽出一株燒着的大樹來，要向蘆柴堆上去點火。

忽而聽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可也是前所未聞的玩藝，伊姑且向下再一聽，却見方板底下的小眼睛裏含着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因為這和伊先前聽慣的「啾啾」的哭聲大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哭。

伊就去點上火，而且不止一地方。

火勢並不旺，那蘆柴是沒有乾透的，但居然也烘烘的響，很久很久，終於伸出無數火焰的舌頭來，一伸一縮的向上蹣，又很久，便合成火焰的重臺花，又成了火簇的柱，赫赫的壓倒了崑崙山上的紅光。大風忽地起來，火柱旋轉着發吼，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飴糖似的流佈在裂縫中間，像一條不滅的閃電。

風和火勢捲得伊的頭髮都四散而且旋轉，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大光燄烘托了伊的身軀，使宇宙間現出最後的肉紅色。

火柱逐漸上升了，只留下一條蘆柴灰。伊待到天上一色蒼碧的時候，纔伸手去一摸，指面上却覺得還很有些參差。

「養回了力氣，再來罷。……」伊自己想。

伊於是彎腰去捧鹽灰了，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窟，鹽灰還未冷透，煮得水漸漸的沸湧，灰水漲滿了伊的周身。大風又不肯停，夾着灰撲來，便伊成了灰土的颜色。

「吁！……」伊吐出最後的呼吸來。

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這時候，伊的以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便在這中間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

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

三

有一日，天氣很寒，却聽到一點喧器，那是將軍終於殺到了，因為他們等候着望不見火光和煙塵的時候，所以到得遲。他們左邊一柄黃斧頭，右邊一柄黑斧頭，後面一柄極大極古的大鎚，鏗鏘閃閃的攻到女媧死屍的旁邊，却並不見有什麼動靜。他們就在死屍的肚皮上繫了索，因為這一處最膏腴，他們揀選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們却突然變了口風，說惟有他們是女媧的嫡孫，同時也就改換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寫道「女媧氏之賜。」

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停了無數代了。他臨死的時候，繞轉仙山被巨鼈背到海上這一件要

開傳授徒弟，徒弟又傳給徒孫，後來一個方士想討好，竟去奏聞
皇帝，秦始皇便教方士去
尋去。

方士尋不到仙山，秦始皇終於死掉了；漢武帝又教尋，也二

沒有影。

大約巨艦們是沒有什麼玄機妙法的，那時不過偶而湊巧的
一點點。模模糊糊的背了一
程之後，大家便走散去睡醒，仙山也就跟着沈下了，所以直到現在，總沒有人看見半座神仙山
，至多也不外乎發見了若干野蠻島。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作

奔

月

聰明的牲口似乎知道人意，剛剛望見宅門，那馬便立刻放緩腳步了，並且和牠背上的主人同時垂了頭，一步一頓，像搗米一樣。

暮靄籠罩了大宅，鄰屋上都騰起濃黑的炊烟，已經是晚飯時候。家將們聽得馬蹄聲，早已迎了出來，都在宅門外垂着手直挺挺地站着。昇在垃圾堆邊懶懶地下了馬，家將們便接過繮繩和鞭子去。他正要跨進大門，低頭看看掛在腰間的滿頭的簇新的箭和綢裏的三匹烏老鴉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裏就非常躊躇。但到底硬着頭皮，大踏步走進去了；箭在壺裏豁朗豁朗地響着。

剛到內院，他便見嫦娥在園裏探了一探頭。他知道她跟隨他，一定早瞧見那幾匹烏鴉的，不覺一嚇，腳步登時也一停，——但只——便又——迎出來，給他卸了弓箭，解下綢兜，他彷彿覺得她們都在苦笑。

「太太……」他擦過手臉，走進內房去，一面叫。